



大型线性文化遗产保护初论:突破与压力

◆ 单霁翔 (国家文物局局长 高级建筑师)

线性文化遗产(Lineal or Serial Cultural Heritages)是近年来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提出的新理念。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拥有丰富的线性文化遗产资源。在当前城市化加速发展和大规模城乡建设过程中,线性文化遗产尤其是大型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面临着日益沉重的压力和不容错过的机遇,已经成为文化遗产保护的一项重大课题,本文将就此作一初步探讨。

一. 从文化线路到线性文化遗产

线性文化遗产是由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s)衍生并拓展而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实施指南》定义文化线路为:“是一种陆地道路、水道或者混合类型的通道,其形态特征的定型和形成基于它自身具体的和历史的动态发展和功能演变;代表人们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一定时间内国家、地区内部或国家、地区之间人们的交往,代表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不断的交流,并代表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这些滋养长期以来通过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不断得到体现。”

1998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成立了文化线路科学委员会(CIIC),标志着以“交流和对话”为特征的跨地区或跨国家的文化线路,作为新型遗产理念为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界所认同。2003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在《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实施指南》中加入了有关文化线路的内容。2005年10月,在中国西安召开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15届大会暨科学研讨会,将文化线路列为四大专题之一,并形成了《文化线路宪章》草案。

文化线路以及相近的遗产廊道(Heritage Corridors)、文化廊道(Cultural Corridors)、历史路径(Historic Pathway)、线状遗迹(Serial Monuments and Sites)等遗产概念,都强调空间、时间和文化因素,强调线状各个遗产节点共同构成的文化功能和价值以及至今对人类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产生的影响,对这类文化遗产的保护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线性文化遗产的理念和保护研究也逐渐成为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关注的热点。

线性文化遗产是指在拥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形或带状区域内的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族群,往往出于人类的特定目的而形成一条重要的纽带,将一些原本不关联的城镇或村庄串联起来,构成链状的文化遗存状态,真实再现了历史上人类活动的移动,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的交流互动,并赋予作为重要文化遗产载体的人文意义和文化内涵。

线性文化遗产的形式和内容多样,其中河流峡谷、运河、道路以及铁路线等都是重要表现形式,大多代表了早期人类的运动路线,并体现着地区文化的发展历程。如从早期的利用河渠运输,逐步发展到修建运河、公路及铁路。带状绵延的长城及其周边的附属建筑、城堡、关塞等,也属线性文化遗产。

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有关国际组织的重视。自1993年桑地亚

哥朝圣之路的西班牙段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法国的米迪运河、奥地利的塞默林铁路、阿根廷的科布拉达·德·胡迈海卡山谷、日本的纪伊山脉胜地和朝圣之路、以色列的香料之路——内盖夫地区的沙漠城市、印加之路等一些线性文化遗产相继成为世界遗产。

这些线性文化遗产被列为世界遗产,体现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发展趋势,即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不断扩大,由单体文物到历史地段,再至整座城镇,进而兼及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遗产区域(heritage area),乃至串连几座甚至几十座城市、一个或多个国家的更大文化区域,纵贯或横穿多国的遗产线路。

二. 中国的大型线性文化遗产

中国大型线性文化遗产的特点是线路漫长,体量庞大,内容丰富,影响广泛。如果说绵延万里的长城是中华民族挺立不屈的脊梁,那么贯穿中国南北的大运河则是民族流动不息的血脉。在这一撇一捺大写的“人”字西侧,有陆地丝绸古道,东侧则有海上丝绸之路,像腰间的彩带飘展开去。正是这样一个活灵活现的人,生动体现了中华民族进步与发展、交流与对话的历史。

又如茶马古道,从唐代到19世纪五六十年代滇藏、川藏公路修通一直存在着,是以人背马驮的运载方式,从中国横断山脉东侧的云南和四川茶叶产地出发,穿越横断山脉以及金沙江、澜沧江、怒江、雅砻江向西延伸,覆盖云贵和青藏高原,通往喜马拉雅山南部的南亚次大陆。随着茶文化和藏传佛教的兴起和传播,随着茶马互市的开展,这条古道成为宗教文化以及沿途20多个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交流的走廊,成为连接多民族的经济纽带。此外,还有从中国通向印度的佛教之路,留存有三国栈道文化遗迹的剑门蜀道、沟通关中与边疆地区军事交通的秦直道以至红军长征故道等。

中国大型线性文化遗产具有鲜明的特点:

1. 较之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村镇、历史文化名城等文化遗产区域,线性文化遗产的概念是线状或带状的文化遗产区域,涵盖的范围更大,包括的遗产种类更为多样,反映的人类活动形式更为丰富多彩。既有地域的特点,也有相互交流和交融积淀的历史。

2. 大型线性文化遗产尺度较大,可以指跨越众多城镇的一条水系的整个流域,如从北京到杭州贯穿中国南北的大运河;也可以指贯穿很多国家的某条贸易之路,如连接了中国、中亚、西亚和欧洲国家的陆上丝绸之路,还有海上丝绸之路,海上陶瓷之路等。

3. 大型线性文化遗产所承载的城镇和乡村中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传与变化,相互影响与交流,构成文化带上文化遗存的共性与特性、多样性和典型性,衍生出丰富多彩的面貌和内在的密切关联。

4. 大型线性文化遗产不仅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而且涉及到巨大的经济价值和复杂的自然生态系统。

根据大型线性文化遗产的自身特点,我们应当将其作为有机组成的遗产族群进行整体保护。

整体保护大型线性文化遗产,以面涵点,以线状区域内的铺开带动线上的各个点,有利于国家宏观调控,有利于各种社会资源的集中使用。对于文化遗产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不失为一种经济、高效的保护策略。

整体保护大型线性文化遗产,可以根据遗产的构架与体量特点,形成行之有效的系统保护方法,较之分散的点状保护,效果更好,影响更大,易于摸索普遍规律,形成科学方法,不断深化保护的内涵。

整体保护大型线性文化遗产,可以将沿线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机结合起来,通过遗产资源和价值的调查,深入开展在文化遗产保护涉及的各个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通过多

学科领域的交叉研究有力地推动保护工作。

三. 从京杭大运河看当前大型线性文化遗产保护

运河是文化遗产的一种特殊物质载体,其客观存在是人类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文化交流的重要组织形式。京杭大运河流经 20 多座城市,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连成了统一的水运网,是中国历史上南粮北运、商旅交通、军资调配、水利灌溉等用途的生命线,也是贯穿南北流动的血脉。

京杭大运河沿岸文化遗产极为丰富,有沿河兴起的城镇及其各类建筑,有码头、仓库、船闸,有桥梁、堤坝等,成为中国的“古代文化长廊”。目前,据不完全统计,运河沿线 6 省 2 市文物遗存 654 处,包括古建筑类遗迹 227 处,古墓葬类遗迹 229 处,近现代遗迹 15 处,石刻及其他类遗存合计 60 处。

京杭大运河沿岸的地区因傍依水系而充满了变化和生机,凭托运河这条黄金水道,经济得到流通,商品得到交换,文化得以传播。运河流淌的文明成为影响两岸传统文化的“因子”,岸上呈现的灿烂繁华的历史文化,构成岸边凝固的时光,都是千百年来人类生活的真实记载。这些历史文化的影子在一条遗存水系的流淌中再现,形成相互关联的文化遗存范围,书写着特定地域的发展历史,孕育了多样化的地方文化和习俗。

然而在今天,城市化加速进程和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对京杭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各个元素、环境风貌、生态系统都在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大规模建设对遗产本体、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现实威胁,城市化带来的沿河居民思想观念、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的急剧变化令许多人忧心忡忡。另一方面,居民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在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带来了更多的资金投入,为大运河沿线的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有利机遇。南水北调工程给京杭大运河保护带来挑战的同时,其大规模调水可以激活古代遗产水系的功能,不仅能对断流和生态功能瘫痪区域进行系统的生态修复,而且能对大运河线性文化遗产实施系统保护,从而为整体保护京杭大运河带来了难得的机遇。

2006 年 5 月,全国政协组织开展了对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报世界遗产考察活动,并在杭州举办了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研讨会。在考察和研讨活动中,有关部门、专家学者和京杭大运河沿线城市政府都一致认为保护京杭大运河这条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文明长河,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保障可持续发展千秋伟业的盛举,也是中国人民为人类文明进步所应作出的承诺和贡献。应当重视京杭大运河在保护和申报世界遗产方面的特殊性,京杭大运河是“活着的、流动着的文化遗产”,其保护方式需要我们以科学研究的精神加以不懈的探索。京杭大运河的保护和申报世界遗产,不是一次所谓的“打造”工程,而是一次科学严谨的文化实践,是一项庞大的、影响广泛而又意义深远的系统工程。必须正确认识正在实施的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对京杭大运河保护可能带来的冲击和可能带来的积极贡献,在南水北调工程中努力增加文化含量,延续京杭大运河的历史文脉,使今日这一造福社会的国家重点基本建设工程,成为明天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京杭大运河的保护联接着沿线众多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维系着沿岸千百万民众的记忆与情感,要使保护工作有利于提升沿岸城市的文化品位,维护沿岸城市的历史风貌,使沿岸民众在保护工作中真正受益,这样才能使京杭大运河的保护工作得到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持续支持。

四. 大型线性文化遗产保护:措施与实践

(一) 进行资源调查,开展科学研究

开展对大型线性文化遗产资源调查,通过考古调查、科学勘察、资料梳理,把握线性遗产的关键区、脆弱区以及重要节点,找准统一连续的基底背景,形成对线性遗产自然框架全面完整

的认识,了解遗产本体的生存状况,深入挖掘其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目前,我国已启动“长城保护工程”,正开展长城资源调查的试点工作。国家资助的大运河基本状况调查课题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

大型线性文化遗产保护涉及的问题较多,也很复杂。有必要设立整体保护管理等综合研究课题,对串联遗产的线性载体、沿线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保护技术、管理体制和方式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二) 编制保护规划,实施整体保护战略

在调查摸清遗产情况的基础上,开展线性文化遗产的专项保护规划编制工作,划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确保遗产安全。界定整体保护范围,主要取决于各重要遗产节点的保护范围。在不同地区应因地制宜编制保护规划,并将其作为一个整体对待,形成统一的保护规划,改革相关的保护架构,实施整体保护,最终实现多目标的多赢保护。

(三) 完善法律法规,加强法制建设

建立、健全有关线性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加大法律保护力度。国务院将于近期审议《长城保护条例》,这将是我国首部专门针对单项文物保护的行政法规。大运河沿线的北京、山东、浙江等地均出台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江苏则有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条例等,还应完善专门的大运河保护法规。

(四) 健全机制,加强管理

对于分布地域广、体量大的大型线性文化遗产而言,确保各个组成部分协调管理的管理体制或机制是非常必要的。应建立专门的领导机构,依托专门的平台,承担管理、协调职责,落实项目实施。并建立多样化的辅助机构,根据各自特点发挥不同作用,如法律保护、环境规划、经济投资、协助管理、历史保护等。

(五) 确立阐释方法,突出整体展示

像线性文化遗产这种大尺度、多维度、包含多种内容的遗产种类,阐释难度较大,展示时应突出整体连贯性。可利用先进的数字技术,建立完备的信息数据库,解决线性文化遗产整体展示难的问题。设计科学解说系统,确立多种解说手段,提供多种探讨主题,以不同的形式展现当地风貌。包括举办参与性活动、各种幻灯与图片的展示、展览、多种媒体的宣传、旅游线路的规划和历史陈诉等。

(六) 恢复线性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和完整性

应当以科学审慎的态度保护和恢复遗产的原真性和完整性,而非简单重建。恢复应同现存的历史机理以及周围建筑和景观的形式相一致,所用构筑物的建材、技术和设计应尊重历史建筑、景观和环境的特点和风貌,需要多学科的合作和保护实践的大量积累。

(七) 鼓励公众和社区参与线性文化遗产保护

利用多种渠道宣传和教育,普及大型线性文化遗产保护的知识,激起沿线社区公众对遗产的兴趣,提高保护意识并参与保护活动,培养用科学的态度审视文化遗产保护,提倡用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观来理性对待线性文化遗产保护。

大型线性文化遗产保护作为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新课题,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仍处于起步阶段,这就要求我们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去积极探索这类文化遗产保护的科学规律和有效手段。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以及社会公众在这个保护过程中都应当发挥重要的作用。

(责任编辑:周广明)